

胎兒

日復一日，相同的灰鬱清晨。紅綠燈前等待著的每一顆安全帽裡，都裝著一對睡眠不足的浮腫眼睛，機車此起彼落的方向燈滴答滴答，每一聲都在挑動我即將垂下的眼皮。

綠燈亮了就往前騎。往前騎，倒退沾滿灰塵的樹，和潔淨如新的大樓玻璃。一直到發現前方聚集異常多的機車，我才鬆掉油門減慢速度。路口越來越近，聚集的人們全都安靜地看著前方，安全帽黑色的擋風罩擋住所有表情。不祥的感覺似曾相識。救護車和警車早就停在路口了，鮮艷的紅光在眼角閃爍著，刺痛我的眼睛。

碎裂變形的機車遺骸倒在柏油路上，沾染著鮮血的轎車車門大幅度的內凹，好像那不是金屬殼，而是健達出奇蛋薄脆的巧克力。安全帽落在路上，我下意識的摸著自己的頸椎，彷彿即將有道不存在的裂痕，橫亙於我的頸椎之間。那一灘灘的血尚未乾涸，甚至還彷彿有生命般地依循著網絡流動著，我看見濃稠的血沾染著城市的灰塵，越流越黑，極暗紅的血流，蔓延至遠處時像巨大的蜈蚣擺動著步足在行走，那是逐漸增生的蜈蚣，正一節節在延長。

粗糙的鐵鏽味磨刮我的鼻腔，終於我能夠停下我的機車，在一群安全帽之間，看著那頂空洞的安全帽安靜躺在路中央。沒有人在忙著急救了，擔架上的肢體軟軟的垂下。目睹死亡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覺到下腹有泊泊的熱流從身體流了出來，肚子裡有什麼正在緊縮著，導致我的下腹痠軟的腫脹。指揮交通的警察揮揮橘色的短棍，車潮繞過事發現場繼續前行。然而蔓延的血跡橫亙了整個路口，所有的輪胎都碾過那隻蜈蚣，蜈蚣支離破碎，留下輪胎痕跡的血印。

過了那個路口之後，鐵鏽味轉為腥甜的氣味，纏繞在我的頭髮外套上，困在我的安全帽裡，跟著我遠遠離開事發之地。直到我坐在學校廁所的馬桶上，愣愣看著自己內褲上的經血，還是沒辦法分辨血的味道，究竟是來自早晨車禍，抑或自己。幸好我的月經還是來了，遲來的倦怠感從肚腹往四肢擴散，感覺到身體某部分正在崩裂著，一滴滴的離開自己。我望著那一灘經血，如釋重負的放鬆了肩膀。熱燙的紅色一如岩漿，涓涓流出我，在布料的波浪上凝固，生成新的島嶼。

外頭有人不耐的叩著門板，我猛然回神，趕緊攤開潔白的衛生棉掩蓋內褲上的血漬。在離開之前再次檢查牛仔褲沒有被沾染，這才放心的打開門。門外的女人面無表情的接住門板轉身進入，我望著洗手台前的鏡子，看著她白色襯衫的背影消失在門板之後。一如那天藥局櫃台之後的中年女藥師，在聽到我發顫的要求後馬上起身進入後頭的倉庫，回來的時候拿著一包藥，審慎地將藥袋遞給了我。

「這包回去就可以吃了，然後這罐送妳，」她停頓一下，「這個是顧身體的。」我接過藥包，身旁的他焦躁不安的看著我，剛剛急著出門，他的錢包和手機全都放在床頭櫃。我拿出錢包，發顫的手拉開拉鍊，拉鍊卻在中途卡住，來來回回幾次，拉鍊頭頑固的卡在那裡，眼淚都快要滲出眼眶了，我猛力一拉，所有的硬幣全都掉落在地上。

框唧噥……框。硬幣在藥局潔白的磁磚地上彈跳，我愣愣地看的它們打轉著，

彷彿撲拍的斑蝶。人頭和數字翻了又翻，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場賭局。賭我還是個女孩，還是母親。

最後全都是人頭。尚像金屬的眼睛朝上望著我，嘴角牽動著，嘲笑還是憐憫呢？身邊的他蹲下來為我撿拾一枚枚的銅板，數好，然後交給藥師。我緊緊抓著藥包，好像藥包是我即將滴下的眼淚，視線模糊一片的時候，卻還是看到櫃台底下銀光一閃，遺落的錢幣，我怎麼樣都看不清楚它究竟是哪一面。他拉著我的手慢慢往門口走去，我卻還在掛念那一枚錢幣——害怕未來的時候，就加倍相信命運——而我只想抓住我期待的預兆，並且一廂情願地相信，那就是真正的未來了。

過去的蝴蝶煽動翅膀，未來的颶風降下大雨。回到房間之後，我看著窗外的烏雲，明明好像有什麼話要講，話語卻全都哽在喉頭。我握著藥片的包裝，他抱著我。在床單紊亂的床上，擁抱一如即將滅頂的溺者。「對不起，」他說，「真的很對不起。」吞下藥片後，我輕輕的觸碰著脖子上細小的瘀痕，那是他的親吻所造成的蝴蝶，振翅時不知大雨帶來的毀滅。水會越淹越高，從足踝至膝蓋，腰部至胸，最後來到頸項。那些波浪會像當初高中生物課用螢光筆畫過的女性賀爾蒙週期一樣，一個波浪引發另一個波浪，我就會在那些波浪裡顛簸著，最後重新抵達月經的火成岩小島。如果，如果沒有任何意外的話。

我在他的懷抱裡昏昏欲睡。他究竟是浮木，還是在岩石上歌唱的海妖，一閃神就被他的歌聲牽引，偏離了航道。在闔上眼睛之前，他又開始輕輕地唱起了那首粵語老歌「明明我已昨夜無間踏盡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沒到……」

「不理會世上長路太多，終點太少，木馬也要去繼續轉圈……」

我所讀的系館裡，有間教室裡全放滿了動物的標本。站立的牛羊豬狗貓、懸吊在天花板的海豚森冉骨骼，有著濃密毛髮的犛牛的頭掛在板子上，還有一整櫃子大大小小的玻璃罐，浸泡在福馬林裡，各種生物的臟器。看起來像泡蛇藥酒的腸子、肝臟和腎臟全懸浮在有些泛黃的福馬林液裡，玻璃瓶上的製作年份遠在我出生之前。我們總是背對著那些罐子讀著解剖課本，指認著骨頭的各個凸起和凹陷。

我習慣的位子後面，有個胎兒標本。

那是個人類胎兒，緊閉著眼，安靜地漂浮在羊水一樣的福馬林液裡。帶我們認識標本的學長眯起眼睛說，系上一直謠傳胎兒會在夜深人靜時張開眼睛，發出貓一樣的哭聲。而且，整排的玻璃罐裡的防腐液體都不怎麼變化，只有胎兒的液體莫名其妙地一直增加。他們說，那是胎兒思念母親的眼淚。

我常常待在恆溫的教室裡直到深夜，抬起頭時才發現所有同學都走了，空蕩蕩的教室裡只剩下標本和我。我轉過頭，胎兒靜靜地漂浮著，一動也不動。看著胎兒，總是想著自己正一天一天地逐漸變老，而在此地的胎兒卻一直都是胎兒。浮在小小的沒有溫度的玻璃罐裡，一屆一屆的學生走了進來又走了出去，每年都會有個學生壓低聲音再講述一次同樣的故事。

玻璃瓶上面的標籤已經是三十幾年前，胎兒若能長大，現在也是個中年人了。我想像他長大的樣子，也許穿著襯衫在街上走著。胎兒的母親至少已經是個五十幾歲的女人了，那麼那個女人，如今還會想念胎兒嗎？她會也在這樣的夜晚裡翻來覆去瞪著天花板，回到產房裡的那一天嗎？想念來自自己的胎兒，而如今胎兒總是不老，就這樣困在恆久的死亡裡。

我按著我的肚腹，閉上眼睛。事後避孕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疼痛，子宮收縮造成一波一波的絞痛叫我渾身發冷。恍惚的疼痛裡，我依稀聽到了胎兒的哭聲，低低壓抑的啜泣著。

在黑暗的房間裡張開眼睛時，眼淚已經在臉龐上劃過一道又一道的痕跡，而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哭泣。我想起白日的那場車禍，下班時見到老淚縱橫的女人站在路口，看著葬儀社的人員招魂。地上的血跡已經清理乾淨了，但是仍有褐色的痕跡。女人是個母親嗎？我別過頭不去看那花白的頭髮，腦海裡卻不斷閃現著那隻癱軟沒有生命的手臂。

身旁的男人摟住我，沉向更深更深的睡眠裡。會有一天我們能夠真正的生下一個孩子吧，不是因為意外，而是等待之中的孩子。我望向他筆挺的鼻樑和濃密的眉睫，孩子也會擁有這些特徵，和我的眼睛和嘴唇，我在腦海裡描繪著嬰兒的樣子，突然一股古怪的快樂從嘴角綻放開來。

摟著孩子，為啼哭的孩子擦拭眼淚，哺育孩子，抱著孩子拍著全家照。牽著孩子的手上小學，看著他騎腳踏車揹著書包上中學，牽著另一個高中孩子散步回家，然後扛著行李離開家上大學。孩子濃密了頭髮，抽長了身體，我會和白髮蒼蒼的男人癱在沙發上看著晚間新聞，等待孩子回家。

夢裡，突然那條血痕劃過柏油路，孩子騎著機車迎頭撞上高速行駛的汽車。煞車尖銳的聲音狠狠刮過耳膜。我一瞬間置身於傍晚的路口，看著葬儀社招魂的人搖著鈴鐺，地上褐色的血跡刺痛了我的眼睛，眼眶裡已經乾涸沒有任何淚水，永遠等不到孩子回家。

抬起頭瞪著天空，卻在這個時刻想起了年少時標本室裡的那尊死亡的胎兒。若孩子當初沒有長大，就會是這樣子小小的永遠地凍結時光吧。悲傷始於累積的回憶，我和孩子之間幾十年的回憶，那麼假若回憶從來不存在，那麼母親是否，是否就不必承擔巨大的悲傷？

只是又一次的下班尖峰，車潮來來去去，柏油路上的褐色污漬已經被灰塵掩埋，一天比一天更加淺薄，就像我剛結束的月經一樣。小學的大門就正對著路口，孩子們的家長早已經站在門口外面等待著了。繽紛油漆的外牆之後，雀躍的下課鐘聲從裡面傳來。

某一刻，孩子們就像約定好似地紛紛從各個門口冒了出來，匯集成一群嬌小的隊伍，走出校門就像迴游的魚群穿過河海交界。我站在魚群之中看著這些揹著卡通書包的孩子，一個一個地走向父母。千百個孩子的臉龐在隊伍裡看似雷同，

但站在父母身旁卻顯得獨特，他們有著相似的眉宇和同樣的動作。我看著父母笑著問孩子肚子餓不餓，接過他們的書包，為他們繫上安全帽的扣環，最後發動機車載著孩子回家。回家後也許點開一盞燈，在漸漸暗去的傍晚裡一起咀嚼晚餐，從肚腹裡吐出泡泡一樣的笑聲。

那一刻我發現自己無比希望有個活生生的孩子。儘管我必須日日活在失去他的恐懼裡，我也希望他能長大，在自己的故事裡好好生活。我害怕站在血跡前面招魂，但我更害怕孩子困在福馬林罐裡，成為永遠定格的標本。我想像著我們牽著彼此的手，漫步黃昏的街道回家，我會在歲月裡花白了頭髮，看他抽長成人。那樣的想像令我非常快樂。

總有一天，總有一天。我期待那一天。